

万
陆著

中國散文美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万
陆著

中國散文美學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散文美学

万陆 著

责任编辑： 郭孟良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江西赣州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赣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印张：13.25 字数：30万

1989年6月 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48-0287-9/I·136 定价：5.00元

内 容 提 要

该书系一部自成体系、兼及理论与欣赏的专著，旨在以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总体成果，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西方美学领域取得的突破，返观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散文，描绘其发展轨迹，探究其流变规律，总结其本体特征，并且着重深入它的深层结构，对其美学内质作多侧面、多层次的透视，然后分门别类地对散文内部各体的文体美学作出阐释。因而在小说美学、诗歌美学、戏剧美学、电影美学均有专著问世，唯散文美学特别是古代散文美学领域还呈不毛状态的当今学界，本书无疑具有拓荒性质以及填补空白的意义。

本书在重视理论构架，做到精深严谨的同时，还注意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结合，理论探求与艺术赏析的统一，文笔优美流畅，因而既可作各类高校文科相关课程的教材，亦是供文学创作、研究人员及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提高艺术素养、借鉴艺术技巧的精良读物。

序

郭预衡

《中国散文美学》即将付梓，著者嘱我作序。我是拙于作序的，尤其是对于各种“美学”，我一无所知，给这样的专著作序，更加无话可说。但著者对我鞭策再三，终于不得藏拙。略谈两点，未知其可。

首先，我以为，关于中国古代散文，值得研究、论述的课题是很多的。这不仅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散文的数量众多，而且因为中国古代散文确有突出的特点。如何从中国古代散文的实际出发，对其特点加以认真的系统的研究，这在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是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什么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实际？从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看，早在殷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传诵人口的散文篇章著作。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又产生了“放言无惮”、“仪态万方”的著作和文章。而且，就在秦世焚书坑儒之后、汉代独尊儒术之始，也仍然产生了司马迁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散文著作。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和汉代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对于此后历代的文章的发展变化都有源流关系。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实际就是如此。

当然，如果离开这个历史实际，只从某些“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等等著作中的定义出发，则先秦两汉还远非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的文章和著作，也许不能算是文学，当然也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的散文了。

• 1 •

《中国散文美学》在列举历代散文的时候，似未抛开先秦两汉，没有忽视这个时期散文的艺术成就。由此看来，著者论述中国古代散文美学，是没有脱离这一历史实际的。

其次，再从中国古代散文的种类看，在历代作家的散文著作中，论事说理的文章占了主要的地位。这又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实际。不仅先秦的诸子散文是论事说理的著作，而且直到唐宋的散文大家如韩、柳、欧、苏诸家的著作中，论事说理也占了绝大篇幅。近人所谓抒情写景的美文，在古代散文中为数极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散文作家，在写这些论事说理之文的时候，曾是十分讲究文采的。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对于各类所谓非文学的文章的写作，曾有极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一些显然不是文学的应用文体，也同样讲究文采。在历代传诵的古代散文中，这类文章也是不少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里，中国古代散文的特点表现得异常突出，不可忽视。

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的这一实际，如果只从某种定义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也是不大可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研究成果的。

《中国散文美学》一书列有专章研讨应用文体的美学问题。这一点相当重要。由此看来，著者对于古代散文的范围的看法，也是没有囿于某种定义的规定，没有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的。

近几年来，在书店中或书摊上，已有一些“诗歌美学”或“小说美学”等等上市，但迄今尚未见有“散文美学”。现在此书一出，自可与之比美。这是值得随喜庆幸的。

一九八九年某月某日序于北京北郊北窗之下。

目 录

序.....郭预衡

第一章 中国古代散文概观

第一节 散文概念界说

——是执着于外层的涵盖面，还是探究
其内里蕴涵的主体精神个性？.....（ 8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 11 ）

——理论的封闭系统，创作的开放体系，
作品对理论的乖离

第三节 中国古代散文的分类.....（ 40 ）

——多层次的错综交叉与自成体系的门
类构架的统一

第四节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 73 ）

——文体意识的流变与搏动留下的轨迹

第五节 中国古代散文的流变规律.....（ 86 ）

——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散文文体意识
之波的涌动

第二章 中国古代散文的美学特质

第一节 散文美质论.....（ 111 ）

——由意象之核外化的心物契合

第二节 文画异迹同趣论…………… (139)

——物象与心态交融后凝聚而成的一种
实体

第三节 诗文会通论…………… (159)

——文体机制内部衍发的虚实醉醒之妙

第四节 散文小说血缘辨踪论…………… (191)

——史家意识的异化与史传、诸子、诗
赋及散曲、杂剧的相融相共

第三章 各类散文的美质及其美学嬗变

第一节 记叙性散文的美质及其美学嬗变…… (227)

——随事赋形，身与物化，由真而生的
伟力对心灵的震撼

第二节 论说性散文的美质及其美学嬗变…… (292)

——精深的理，飞动的势与主体情性相
寓合而外化的理趣和魅力

第三节 实用性散文的美质及其美学嬗变…… (363)

——真、活、自然，附着于实用中的心
态物化为具象形态的奥秘

后记…………… (416)

第一章 中国古代散文概观

如果说，在艺术的天宇里，世界各国的先民都共享过神话的奇秀之美的话，那么，自人类进入文明之季后，东西方的后继子孙便分道扬镳了。古希腊由史诗和悲喜剧发端，营建起叙事文学的艺术殿堂；而我国却从散文和诗歌起步，开拓着抒情文学的繁荣卓异之路。散文和诗歌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现、率先取得繁荣的文学体裁，而且它们又都不单是我们祖辈的精神载体，心理祈向的心象图，由于它们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又都是古老中华历史发展的表征与微记。其中，尤其是古代散文，如从书面文学的角度上说，不但先于诗歌^①，而且几千年的文明史几乎都是用散文记录在卷，源远流长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遗产之玉更是蕴含于散文这块硕大无比的璞中。历代散文记录、阐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又孕育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散文体式。黑格尔就曾经说过：“这里，在中国，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智慧^②”。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同时也是世界文

①参看曹大中同志的《散文先于诗歌说》，载《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2期。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东方哲学》。

明进程中璀璨夺目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不但以其煌煌光焰照亮华夏儿女的心胸，而且给整个人类熔铸着智慧的利器。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是诗歌的泱泱大国，更是世界上散文最繁富的国家。

遗憾的是，我们对如此丰富的瑰宝还重视不够，认识欠准，发掘更不力。当今散文创作的不甚景气，大都认为受累于散文传统的沉重包袱，有的甚至断言，散文已是“七十岁的西施已褪尽了芳华”，“散文这种文学样式已趋于解体”。还有的干脆说散文已被生活抛弃，走到了“末路”，该“寿终正寝”^①了。这些，都是由于历史与现实、创作实践与理论探求的长期失重所必然带来的一种抉择的困惑与迷惘。归根结底，是散文文体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以达到真正自觉程度的反映。以中国文学来说，鲁迅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②，但那指的是整个文学由于取得了自觉，始与经学、哲学、史学区分开来；具体到散文，特别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文体意识，有没有或说何时真正达到了自觉，却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的。在笔者看来，我国古代散文的蕴蓄虽富，但文体意识却相对地显得贫弱，由于诸多原因，始终未能达到最后的自觉，出现了散文文体意识与散文创作实践相乖离的奇特现象。而这一切，又首先表现于散文概念界说不清。

①王干、费振钟：《对散文命运的思考》载《文论报》1986年7月21日。
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载《文艺评论》1988年1期。

②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第一节 散文概念界说

——是执着于外层的涵盖面，还是探究其
内里蕴涵的主体精神个性？

按照时下通说，散文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不论广义还是狭义，实际都无质的差别，且又各执一说，难趋统一。这在其他文学体裁的研究中是没有先例的。据不完全统计，古代近代不说，仅现代当代，有代表性的定义就不下二十种。如方孝岳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即说过：“散文这个称号，每是对骈文而称的。论其本体，即是不受一切句调声律之羁束而散行以达意的文章①”。陈柱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他主张“以尚藻丽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②”。这里强调的是文章风格。到了当代，新编《辞源》与《辞海》的诠释虽有详略之别，但其精神亦立足于大略归纳历代通行之说。前者称“散文对骈文而言。古时文无骈散之别，自六朝文尚骈俪，于是有韵及用对偶者谓之骈文，反之则为散文”。后者则说：“中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某些

①方孝岳：《中国文学八论·中国散文概论》，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第1版。

②陈柱：《中国散文史·第一编第一章总论》，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1937年版影印。

历史时期又将小说及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通过某些片断的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

总括上举各种概念阐释，它们的不同界说似乎都只执着于散文这一文体外层的涵盖面，或以语言定区分，或以形式的其他因素作标尺，如骈散之说，文笔之辨，均把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统统纳入散文之体，散文实与文章同义，既显得宽泛，同时又将优秀的骈文、赋体文字排斥于散文之外。按此，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也只好割爱，因而实在是过于偏狭了。又如以形象而定取舍，严格按照“四分法”框定文学散文入体，这虽然反映着“五四”新文化革命中引进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给传统文体分类带来的新变，但又未体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特点，因而似未搔着痒处，还是未能揭示中国古代散文文体内在本质奥秘。近几年来，许多同志都力图突破散文概念界说上的陈见，破解散文文体内蕴的斯芬克斯之谜，这种努力无疑是散文研究上的一种进步与深入。如余树森称散文为“‘游离’的文体，‘多层次’的概念”^①；陈必祥同志则界定为“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散文文章^②”；范培松同志更以散文笔法把散文比喻为“百灵鸟”，说“它来自原始森林，

①余树森：《散文创作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海阔天空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散漫得很”^①。但是，作为科学界定，它们都不仅给人以不甚了了之憾，而且不着边际，似未点中散文之体与质的要害。为此，我们不妨借鉴西方现代散文文体研究家的成果，以之作为我们界定的参照。

《大英百科全书》散文条可谓集西方散文概念之大成。该书首先强调它是“一个无限广阔、多样的文学领域，是不能以任何单一的内容、技巧或风格概括其特征的。它的定义只能规定得很松弛，以它不是(诗歌、小说、戏剧)来表示”^②。按其与文学各体的亲疏，《全书》首先将它界定为“非小说性散文”。这就是说，小说原来也发端于散文，自大盛之后才离母体而自立。所以说“非小说性散文文体起源于对事实的质朴的陈述，例如古代的编年史、公文或非私人信件中的插入段落”。这与我国古代散文缘起于记事，由实用文而美文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西方叙事文学发达，小说得以迅速兴盛，散文在很长的时间内反被冷落。“直到16世纪，非小说性散文才出于娱乐、美学和伦理的目的兴盛起来。文艺复兴以后，个性主义大约从16世纪起转向了欧洲，人的个性在写作中日益显得重要了。作家为了更少伪装，更多地自我袒露和内省，经常采取书信、日记和自白的形式。格言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一些作家模仿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艾皮科蒂塔的风格，模仿隐喻式的对话录、历史记叙文，以后出现了报刊文章，最后发展成多种多样的随笔。从十九世纪起，罗马语系和斯拉夫语系的作家，从更小的范围讲，特别是一些英美

①范培松：《散文天地》，花城出版社出版。

②《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第18版。

作家，发展了这样的观念：认为当文学需要明显的自觉意识、顽强反映它的意旨和技巧的时候，就切切实实地焕然一新了。这样的作家不仅仅满足于形象性的创造：他们在书籍的前言、评论、随笔、自述和批评文章中阐释他们的工作，说明他们的方法……的确，大多数的现代作家，无论他们是诗人、小说家还是戏剧家，他们都写作了比诗歌、小说、戏剧更多的非小说性散文。”《全书》还说：“在非小说性散文中，作家散漫的想象都能给人以自由自在的印象和忠实于生活的感觉，这是推敲得更为仔细但却总有毛病的小说所不能达到的。许多作家坦诚地讲过这样的感受，当他们停止写小说而改写即兴式小品和漫谈式随笔的时候，就感到获得了解放。”

从上引没有界定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体论家几乎不着眼于语言及其它形式因素，追求的是散文内蕴的独特性质，他们直接将散文与“个性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既“忠实于生活”又“自由自在”的文体。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切中散文文体之肯綮的。

这样，我们便可以这样说，要给散文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就至少必须考虑如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其他因素所标识与传导的表层结构；

第二，支配形式建构表层结构的主体内在因素，即文体表层蕴涵的深意，或说深层结构；

第三，中国古代散文所赖以营建的材料古汉语所固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散文流变轨迹给文体本身留下的印记。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①。这“第一”之义虽然不能说就是“最重要”的意思，但说它是“首要的”当不为太过。因为它是文学家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构筑文学作品之厦的材料。当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把句子分成“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存在于人的大脑里，不能具体感知的抽象心理，后者则是转移成了语言形式的“语言行动”。联系到散文作品，“表层结构”当然一目了然，它是指作为散文躯体的语句及其蕴涵的意思，其中包括遣词造句、修辞手法及文体特征等等，我们暂称之为“笔调”；“深层结构”即支配“笔调”的内在因素，它既包括作家这一主体，又包括着读者代表的另一主体。是由他们的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以及对所写人事的思想感情等因素融会成“体”的，这“体”国外学者称它为“全部生活史”②，也有统称为“情调”的。将隐秘、潜在的“情调”外化为可见的、具体的“笔调”，是散文家的事，这里又还牵涉到激发他此时此地非写出来不可的“兴奋点”或说灵感问题，还存在着制约散文家此时此地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的种种条件，其中除主观条件外，还有客观条件（如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心理氛围），及散文文体本身的特殊条件（如散文的正宗地位与用以科举取士的特别作用使它不能不时时板起训诫的面孔）等等。而由作品到读者又不能回避从作家的“兴奋点”到读者的“共鸣点”的问题。读者只有透过散文作品的“笔调”捕捉到了散文家的“情调”，散文家的“兴奋点”激起了读者的“共鸣点”，作品

①《高尔基论文学·和青年作家的谈话》。

②布龙非尔德：《语言论》26页。

才能产生审美效应。这样看来，在界定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念时，有三种倾向是应该努力避免的，这就是：

其一，以文论文，始终在文体表面上兜圈子。这中间又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只看有韵无韵，是散还是骈。此论的弊端，已由前述，无需赘举。二是强调实用，按用途分类。如《尚书》被认定为我国的第一部散文总集。陈柱说：“后代文体，皆原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矣”①。《尚书》记言，所括基本上是誓词、政府文告、贵族训词，分成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区分标准便是不同的实际用途。如典，用于称颂尧舜之德政；谟，重在赞许君王能明臣良；训，常为训导开启之辞；诰，多作晓喻臣民之用；誓，约束士民之言；命，则具有号令的性质。以后，曹丕的《典论·论文》将诗文分成4类8体，除诗赋以语言分类外，奏议、书论、铭诔仍以实用为准绳。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交往的增多，用文的范围更广，文体分类亦繁多。陆机《文赋》由8而10，增加二体。任昉《文章缘起》一变而为85体，实用分工更细。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又增至127体，可谓划分最细的了。可是，这种分类除了说明各体的实际用途外，丝毫无法揭示其体之内在实质。所以文体分类的由简而繁，由粗而细，虽然反映了我国古代散文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愈来愈紧的事实，但它同时又说明了文体意识越来越淡的弊端。

其二，以社会功利、伦理价值作标准去衡文评文，这不仅见于儒家的文学观，而且表现于道、释诸家对文的评说，

①陈柱：《中国散文史》第二章第二节。

因而它实际上是我国几千年一贯制的论文传统。孔子之“有德者必有言”①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②一直作为文人士子的信条及论文的科律自不必说，就连主张“出世”的庄周也力主“诗以道志”③。散文家们始终把作文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当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④。论文的这种价值取向，到了唐代便凝聚为“文以贯道”、“文以明道”一类的条令，宋则发展为“文以载道”，到了桐城派主盟之季，更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⑤相标榜，将散文简单化为承载程朱理学之工具。与社会功利、伦理价值观相一致的是古代散文家的情感观。自曹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首创“缘情”说之后，散文家也注意到了将情灌注入文，刘勰强调“情，文之经”⑥，肯定“为情而造文”，但这“情”不但受“礼”制约，而且实为群体之“情”，并非如袁宏道所主张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⑦的个体性情。明中叶的“性灵论”与魏晋的“缘情说”差别即在此，它与前述西方散文表现的勃起于文艺复兴之后的个性主义可说是基本一致了。因而沿袭这种价值论、情感观去界定我国古代散文就难以科学揭示其内蕴的实质，也难以准确描摹其流变的轨迹。

①孔子：《论语·宪问》。

②孔子：《论语·述而》。

③庄周：《庄子·天下》。

④曹丕：《典论·论文》。

⑤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⑦袁宏道：《袁中郎集·序小修诗》。

